





公羊義疏七之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

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說所本也

注以無至宮廟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公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

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注親之精神所聚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

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

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

傳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注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謚

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

災故以哀哭為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謚也

注謂之至更也。邠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

古者徹屋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

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

以爨灶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

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

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

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為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安云屋漏

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

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設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

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尸明者也蓋西北隅為幽隱之

漏見日光故為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

道易檐可也即謂易其西北角當在祔廟時與新死徹西

北扉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

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織禘之後以禘月遇吉

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

禘然後遷主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年十月堯則

成二年十一月為大禘三年正月為禘至是二月禘已逾

月正二十八日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

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即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

曰禰廟伯禽以來即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寔則舊廟必

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大祖及其臨徹先迎高

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

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

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

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

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

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廟入而災故不

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即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

桓宮矣

其言三日哭何注据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注据桓至日

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

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

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

禘然後遷主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年十月堯則

成二年十一月為大禘三年正月為禘至是二月禘已逾

月正二十八日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

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即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

曰禰廟伯禽以來即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寔則舊廟必

縞哭之疏 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注痛傷至哭之曰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
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何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
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
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
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曾子問曰諸
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
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于始祖言耳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

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

疏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
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
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諸歸父子成公
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
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日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
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

居喪無哀戚心數與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
奉宗廟也一日宣殺完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
云按公羊當從董設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
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
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
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強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
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
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
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
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為恭世子鄭康
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
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
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
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欲父命之說似
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為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
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既入廟之後夫商臣弑父尚未顯
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駢示之罰適宣宮災故
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
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即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
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為廟之極親故以不得

久承宗廟為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于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勝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勝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傳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為弑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邇天事馬能盡如人測乎况桓公不終于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為不燦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

未服于魯疏

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為秦安府肥城縣地水經注汶水篇

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甯陽縣西北

注棘民至于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于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為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

也得曰取不得曰圍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注不聽至起之。易艮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

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謂婦從也不從故叛

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

義為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

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

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

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

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之屬

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正甲為鞏之

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

疏注成公至所生。作正甲

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

大雩大旱可知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疏左氏作厲咎如穀梁作牆咎

如古將牆皆以牙得聲通厲

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

負厲而歌又多土傳天子貢庸鄭注厲謂之庸又略說棘

厲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

文牆本或作厲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厲咎如

赤狄別種潞氏散入厲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

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

朔日一為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

疏注据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

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

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

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

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

之疏注尋猶尋繹也。說文尋繹理也。繹猶絡繹不絕故

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

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

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

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

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

屬皆因聘為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

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繹舊事盟矣

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

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文宣亦所聞世宋華孫衛

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詩小雅巧言文毛

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

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

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兼舉以見其

非解詁箋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

之後中國盟會無己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

疏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

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

伐鮮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

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為狄之也繁

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

連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

侯於是代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

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

變楚強皆鄭為之不徒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疏釋文堅作取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

定本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取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作賢字今堅又後人据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作取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取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取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取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取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取與賢同取亦為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紀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取公羊从古文作取穀梁以為賢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取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取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取當是取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緇也其緇經厚而疎也畢氏沅疏証云今本經皆作緇為段云經古堅字當从糸臣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

疏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

云此東鄆魯所爭比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為戰爭要地馬氏連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為西鄆非是此為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瑯琊東莞有鄆亭璉按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目伐許故如

其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二年傳云君

稱公故傳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書衛子

是也本年三月鄭伯取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

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

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

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

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

則稱爵諛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

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

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

稱大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

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宋子即未踰年君

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即未踰年君

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

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

子定四年會台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

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

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

鄭伯伐許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三年經書

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

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

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

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為禮與公

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

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為不易之論也繁露竹

林云問者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

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

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

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

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

公伐喪叛盟得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

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

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

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謀共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盂卒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俱而

擊之鄭罷赦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
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
故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書葬
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與事不審時其如
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鄭伯姬同疏始

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
來歸書者後嫡也棄婦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為無
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
年左傳云杞伯來朝婦叔姬故也是也禮記禮記云諸侯
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
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故
仍繫祀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
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
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道無出道廢遠
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
與鄭叔姬其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

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

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
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
灤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
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濟彼韓城燕師
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
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
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
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
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
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
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
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
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
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

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
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
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

日不流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校勘

壅河三日不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不音流

按釋文當作雍今以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

過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壅過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

過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流

無過字壅過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

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

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靡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

據穀梁無過字陸德明為過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

沃音流通義沃至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徑梁山

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

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

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

得壅過兼有也注故不日以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流也則但一

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

月辛卯沙鹿崩是也外異不書疏舊疏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狄之齊晉不書故也

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

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
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
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漢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
夫疏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
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靡河三日
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
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
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

三卿厲公以弑湫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
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
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
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
復是歲歲在鷄火至十七年復至鷄火樂書中行偃殺厲
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為天下
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
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編於天下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
騰山冢崩岸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
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
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
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此壅之不
流故為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為允
注自是至十二〇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
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弑君止十
亡國止九然則春秋出逐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
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弑君者襄二十
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為巢人所弑二十六
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晉人弑其君寘州昭八年陳
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
君虔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
楚滅舒庸襄六年晉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厲八年楚滅
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又襄七
年鄭伯髡頑卒于採傳云弑也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
為圍所弑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我曼子亦
宜列入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
所見或有誤字也
注故湫之大夫〇校勘記云湫梁監毛本同誤也鄆本闕
本作湫釋文湫苦閔反當據正義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
于湫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
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編刺
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正甲鞏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

生疏注先是至所生〇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
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

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齊陰勝
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祠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成萬物成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
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
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
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
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
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
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
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時魯方謀
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
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
卒蹈失禮也按作止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圍棘
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即示以大水
傷民害稼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
當以董劉何三家為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

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于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脩疆楚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

牢鄭地陳畝封邱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
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寰宇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
之桐渦

注約脩疆楚。左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脩
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蠱牢之盟兼左氏義也
董生所据公羊或作蠱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
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脩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

見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時桓二年冬

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
侯者即上二年鞏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即上五年冬公
會晉侯齊侯以下于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慎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注在春秋前日禮

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毅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是為煬公卒子出公宰立弟

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濞立卒子毅立是為武公蓋世本

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証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

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

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

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

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

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

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

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

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

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

周所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

日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送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為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証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設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禘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蓋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

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姬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証驗七廟之說為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禘五者非是別立禘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禘猶當記之而王肅云上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

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為無服之人制制亦不為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注猶未嘗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為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偽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觀為証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

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賁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又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為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而殯七日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為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為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為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即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為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

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

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為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禘不令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為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大祖也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為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為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遽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即祭法之適士二廟

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為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為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子裕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解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法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與禰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久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

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
二廟即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為
庶人皆無廟四時祭于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注于猶空也空
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正義此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
若適為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也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客有
善於其君得祫于太祖廟中編祫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
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于祫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
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權上祫於廟制無與也
注立武至書之。鹽鉄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
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薄於行而求於鬼
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即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
未可據以為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於武公卒後
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
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
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
通義云世室屋壞之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
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

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疏引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
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
二大夫出相與踣間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
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為魯上卿故也因
人之力立廟自夸不徒立毀廟為非禮也

取鄆鄆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以為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
國也杜所本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蟲牢之

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信三十二年公伐邾
妻取叢信二十二年

公伐邾婁取須胸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

注諱魯至人矣。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

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

取之邑非同盟之國邑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為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疆楚

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疏包氏

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

注楚伐至侵之。即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

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
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與
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予之甚故
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鄆本闕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

故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
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
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籩鼠食郊牛角改卜牛籩鼠又食其角乃免

牢注籩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

天不慎籩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

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牛角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

故重言鼠疏穀梁傳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

注饑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饑小鼠也。玉篇饑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有者，或以為耳鼠。爾雅釋獸云：饑鼠郭注有螫毒者，蓋如左疏引李巡云：饑鼠一名饑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耳甘而不知痛，其為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饑鼠深穴乎神耳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饑，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饑穴，非一堞之所能塞也。蓋饑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饑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饑鼠食牛，牛死鼠之類，鼠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諱此所噬，衰病之徵，是鼠中鼠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于天亦是上逆之象。

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霧之所致也。若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顯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厄，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饑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饑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於襄公，晉為湟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饑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又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饑鼠齧郊牛角，何氏即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于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饑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重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饑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脩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禘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為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饑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

飾牛牛牲而設福于角設衛于鼻又以絳牽牲入廟而歌
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
人而芻之充人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牲碩則
贊肆師展犧牲碩于職人然則肆師展于祭初充人展于
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斗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
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
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
者全也脩也口傷口食其體弗全弗脩不敬莫大焉豈徒
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
書之

吳伐鄭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

漸進疏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
七年鄭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侯四年越子末旬滅
鄭以鄭歸縣故舊魯也東河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郟下

之故國少吳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
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
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
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
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世孫
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闔閭本同不誤舊疏
日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
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
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
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
因其始見于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
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
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
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
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
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為不敢擅
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
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

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郊
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
吳壽夢元年朝周通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鍾離深
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
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
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
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通義云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差

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

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
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
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
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
至河東劉昭一地兩注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
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
義云不重言諸侯者間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吳入州來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江淮南

來也大事表云今為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
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難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
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

二年吳遷蔡于州來謂之下蔡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
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為固歷東漢至六朝常

為重鎮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為楚考烈王所築州北
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北洛鳳台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

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先所致。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為說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正甲為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

辭也。晉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

歸之。但當言歸疏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

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為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命制於我與公羊義同

曷為使我歸之注据本魯邑疏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

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

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

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

鞏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

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

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說苑敬慎云齊頃公

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縑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

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石武而得之可謂能
誦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
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
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
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
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
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
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
也
注晉侯至夾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
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
注魯見至故諱○明晉書來言義也即穀梁不使盡我之
意也
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行人擯則稱
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
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為私
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
當坐取邑則歸之為善辭矣春秋為魯諱為晉使之恥復
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為兩為其義也

注主書至義齊○闕文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
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
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
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即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
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疏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
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

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
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
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紀履縵來逆女不書納幣疏注据納幣。隱二年紀履縵來逆女是也

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

眾女疏注伯姬至眾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

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

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

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勝傳云勝不書此何以

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

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勝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

來勝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為趙嬰之

亡故譜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

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

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

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

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公羊義疏七之三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

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為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

天至天子。即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

疏云据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

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
以泰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
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秋
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
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秋稱王不變也

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
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
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遠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
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王歸往天子
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
子者為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
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喜錄之疏杜云天子天王

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
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
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
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
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天王
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
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為褒貶所
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
王使榮叔歸舍且賄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
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
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
矣按其餘即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
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
王使榮叔歸舍且賄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
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八年天
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
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
猶觀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
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
元年注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

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舍者臣子職以至
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
事刺者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
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
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
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
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
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
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
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威之也又引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
氏說蓋即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
下曰天子是即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
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
禮記疏又引徐慎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即
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子者夏
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
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
注王者號也○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
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
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

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
聖人生則稱天子崩遷則稱三王絀滅則為五帝下至附
庸繼為九皇是也
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
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
盛評化合神者曰皇詩疏引中侯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
者皆稱皇元即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
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
元氣是摠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是
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
注孔子至明謚○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
合元矣道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
者為其謚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不言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
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
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
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謚
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為三皇之世即此象元義蓋
即以德明為謚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謚四帝
之後謚何也亦不及三皇

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
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
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
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
地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謚號記文選注引稽耀嘉並云德
象天地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為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
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
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
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謚法記仁義所
生稱王周書謚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耀嘉仁
義所生為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
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
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
者民之所往也是也
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
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
也大君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
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
氏云施於春秋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

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云按士冠禮云古者生
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
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
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
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
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
姓欲其與上為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
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
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
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
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
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
也是天子為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
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
子為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
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
是也
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
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

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
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闡也諸言感生得
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謂妣簡吞鳳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
文劉媪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
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姬煦桑蟲成為己子况乎天氣
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
怪初學記引漢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
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
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
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
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為契契無父而生契
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誤
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
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
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
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
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中
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
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

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
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受之周禮疏
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
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
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
命言天子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
公初受命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
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故為之張義言天子矣
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
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
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為禮也彼自
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
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
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
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
守亦不見也
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
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臣子喜得君父之命故
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日卒者為下脅杞歸其喪張

本文使若尚為杞夫人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

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即襄三十年夏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

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即上五年春

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為下脅杞歸其喪者即下九年

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

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

為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為齊人脅歸

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為諸侯夫人雖見

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之嫁于

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郟

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

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

年紀履縵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不書媵也

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

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

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

賢不得為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

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

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喜而詳錄之媵

例時疏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

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

短鄭歲云曰禮稱納女子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

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

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

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為

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

為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

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

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為之解耳
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
幣迄於致女事事詳錄之
注勝例時。莊九年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九年夏晉人
來勝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曷為來逆叔
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

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

專其本意知其為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

故使若杞伯自來逆疏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為讀如

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
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
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
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

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
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
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
羊義合

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為夫三年

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
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
家歸其喪是為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為文為內諱也
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為
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

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旅使離叛楚

緣隙潰豈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為信辭使若豈潰

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杜云蒲衛地
南在長垣縣西

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即

執不以罪即下晉人執鄭伯僂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
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
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
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其惡中國
之無信矣
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為之辭矣言此盟
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言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
中國同盟不相救至為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
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
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
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即為小
信辭無以別其為鄭不背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
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疏

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
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為伯姬榮故自從
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

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

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

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

其潔且為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

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

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設者也必祭成婦

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

引易歸妹鄭注及歲膏膏皆引士昏禮婦入三月而後祭
行則雖見舅姑尚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
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
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卧息又詩
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奠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

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亦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設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伯姬魯宣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予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

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之宋共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即不肯聽命之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為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而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為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于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辭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設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即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

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為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為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亦不饗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脩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是也劉氏毓松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

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媯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為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媯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先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甸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甸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留車者脩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

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鬼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
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
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
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
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侍見祖廟此
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
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為子擇婦止將聘必
審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
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
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
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即成婦也曾子問
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
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
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
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
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
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閱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
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
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
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尚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

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宜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
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
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
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
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窒碍難用也凡上中
下三篇擇其要者極為詳晰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
義

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
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連火而死賢故詳
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
云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用公羊義也
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潔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
作絮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絮
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
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則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
也据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
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
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
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

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壻家為之服齊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即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即祭禰也即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即得助祭韋氏協夢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歿可也謂廟見即祭行則謬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禰

而別無廟見又非即祭禰為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歿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菴謂大夫以上贊醴婦盥饋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証然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擇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為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合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

者樂道人之善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書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

晉人執鄭伯疏傳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計也左傳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

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

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傳四年春王正月

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

比克莒莒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

楚人入運疏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

玅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

在廩邱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閱日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

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眾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

公以自固耳按高汪說亦無据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沐陽

縣西按厚丘城在沐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

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為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注据上不郊不
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注据上至牲也。上七年夏

也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

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牲至得郊。穀梁上七年

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為失

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

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

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

死為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况之通義云不免牲

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

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

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為

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

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

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

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

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

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

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

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
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
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餘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
也
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
至今不致故為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
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
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
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與公羊合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

為侈也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至

賢為三國所爭勝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疏

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

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

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為婦人以眾多為侈也曰

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勝

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為侈之証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

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勝不稱歸而

叔姬書以其節歸不書勝而共姬書之歸書三國來勝以其

賢公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

儒謂三國來勝為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

勝其來勝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歸而

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

未歸也衛人來勝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勝未聞內女

之嫁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眾多為侈者不其然乎朝

廷侈於妬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

己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眾妾而妬惡之者是

婦人妬也

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

釋文作取云七任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

乾圖文孔子為後王立制古非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

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

眾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

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

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

為說獨斷云帝嘗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

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

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嘗而立四妃矣

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

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

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

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

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嘗立正妃又三三二十七為八十

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

以為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慎言云

五月書丙午

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
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疏云春秋
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傳九
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
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
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
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為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

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

○鄂本作當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
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饑鼠
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
不慎饑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
義公羊說饑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
七年郊因饑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

已思改更以奉天以下不從而郊又不免牲何注生以
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
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生誅責之罪冬公如晉
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為君天下而
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禍至之無
止時也立君以奉祀曠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
主也

冬十月

疏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闕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

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與公羊異錢大昕云
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紹熙
本亦無此三字唐陸縉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
氏志祖讀書勝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
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
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証左穀經
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
妄造為去冬之說以如晉為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繆辰
甚矣且謂成公以下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
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膚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鏜云中庸

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
增當為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
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亦有
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
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正春秋四時皆具
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
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
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台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
視朔而不登台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台則空
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
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冲遠所見如此唐石經
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
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
古本之流傳未泥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
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
十月故如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為無事
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
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
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
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

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
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証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
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八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
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為貶絕范則云未詳
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
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視朔又不登台則不書
時月十六字乃為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如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州及郤州盟疏釋文郤州本亦作讐九

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讐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
子讐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讐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
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為右注畢萬
魏讐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讐
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讐字郤
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
缺生克與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為從祖昆弟包氏慎
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

上三年冬晉侯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相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者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茲盟來盟皆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為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為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王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

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

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也周

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

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左傳

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

注私土至公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為三公者詩衛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為王朝

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為三公。其實亦即卿士。卿為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其義也。

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為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

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伯燕伯欵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為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可証杜云瑣澤地。關方輿紀要瑣侯亭。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可証杜云瑣澤地。關方輿紀要瑣侯亭。

在開封府新鄭縣苑陵城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傳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疏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也。通義云。趙訪曰。如京師時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

也穀梁石經此條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肌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疑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疏穀梁閩監毛本宋本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

所疏注據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

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定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

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記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即鑿也亦或作選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

敢過天子而不相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

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

行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書

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遇王

雖主為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

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
善善從長即而褒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
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
是其義也
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
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
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
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
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

廬戎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
蔡侯廬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于柯廬立吳越
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廬屋妾注廬當為廬莊子讓
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廬水是也
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

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

冬葬曹宣公疏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

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

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也春秋序莒常在邾婁
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彼注云小國未當
卒而卒為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
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
文十八年

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
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
始書卒無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
進其邾子克往而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
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
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
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

失德又葬須稱謚苦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疏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明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

譏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

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

齊于蜀則即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

重繼嗣之義也孔既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

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本又作娶閩

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綸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

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公子

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

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

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

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

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

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

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

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

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

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年

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

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

秦伯卒

公羊義疏七之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注疑仲至問之○舊疏

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

公孫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

為仲嬰齊疏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謂未作為仲嬰齊大夫不得見於經當爾之時猶為公子之子

故為公孫嬰齊矣今為大夫而死得見於經更為公子之

孫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為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

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
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鞏如晉如昔已屢見
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
後也為大夫未久即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
之仲嬰齊注据本公孫疏注据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
公孫之子乎故難之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注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

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
者為之子章懷注為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
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為歸父後即為歸父之子為歸父之
子故以歸父父字仲為氏是為以王父字為氏也以王父
字為氏真子之禮如此為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為人後
者為之子非以為之子釋為人後乃以明為人後者之禮
一切必同於真子喪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
服服之此之謂為之子也傳又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

何以後之注据已絕也疏

闕文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

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

仲惠謚也疏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即文十一年叔彭

注文家至於仲。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
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則書跋引舍文
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即如是論語曰周
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不積於
叔何蓋以為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
次即管叔鮮次武王次周公又其次為蔡叔度曹叔振鐸
邴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末為聃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証
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
積于叔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也何者彭生之
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
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矣

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
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
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公死子幼注子未幼也疏闕文

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疏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碻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藐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蓋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

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為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真子然則為之子信矣為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為父後者皆如是注更為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為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子也

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据氏非一疏闕文

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

所出疏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孫以王父字為氏故王父即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子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為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

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
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如賜契姓曰子
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
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
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
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
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
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
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為氏專作天子
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
自以王父字為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闕亦疊後字

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檀奔齊訖今未

還疏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惠伯弑子赤

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

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

不如荀息死之疏釋文弑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

其宰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理之馬矢之中與此叙少有先後耳

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

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

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

苟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于冊故然則曷為不書卒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

為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

此經何故
無此經何故
細子並得積
此經何故
無此經何故

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
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
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
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
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
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
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
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韓魏
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為氏專作天子諸侯子孫言而
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
自以王父字為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闕亦疊後字

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櫓奔齊訖今未

還疏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惠伯弑子赤

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

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

不如荀息死之疏釋文弑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

其宰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叙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

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

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

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弑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

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弑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

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

苟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于冊哉然則曷為不書卒書卒則

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

為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

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

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為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
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
月子未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
何必強作解事乎
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
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
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于其言則可
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
廢長而立幼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殺奚齊
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弑子赤是
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
累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
然則叔仲惠伯甯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卻公雖云
叔仲惠伯直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
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
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弑子赤左傳謂以
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弑君子赤

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為耶當時所以不
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為內諱故與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校勘記出

閻監毛本同誤也鄧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
當據正唐石經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
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為司
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其卒也書
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
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
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
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為司寇謂攝政之為相此孔子攝
政相事之証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
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
一諸卿中又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有一執政者也周
氏引管仲子產事為証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
政者常為右師魯叔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
各國之殊也
注臧孫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弟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閻曰宣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

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

仲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本氏誤如

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疏左傳又

東門氏逐與遣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傳遣歸故郡即逐歸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

注時見至大夫口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大夫

然後哭君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櫪閻君薨家遺墀帷哭君

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

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

先人為惡身見逐絕不忿懟也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

註徐遲也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人乍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

罪見逐不忿懟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為皆共者廣雅釋詁餘皆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多也餘徐

皆从余聲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即謂其聞君薨家遺哭君成踊反命乎

介事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矣父

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

絕不廢臣禮故為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是也

注弟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後姪古亦為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為之。服斬衰既為之。服斬衰即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為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為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初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甯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禮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為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為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何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為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

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真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不立歸父之子也。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主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殺其實也。明其為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為氏之法云。爾為人後者為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特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禰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四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為一。故如此解為禰後之後謂宗子為禰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別。為祖母後為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稱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

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
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為諸侯
有為祖後者有為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
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
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
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狸軫之公孫嬰齊
為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為兄後亦合
質家之法故文不至異也然亦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
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為後也劉
說援據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
為兄後叔為姪後兄為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
昭穆相當者為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
轉轄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為立後此
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殺君并不以為可仇唯歸
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弑君之罪其意仍
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為歸父立
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為後歸父仍是絕
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
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孫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為父

孫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

盟于戚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

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成按昭十年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戌卒亦作成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成墳左傳
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齊鐘鼎款
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醴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
宋公成公羊作成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
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
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
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癸丑月
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篡奪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

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
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

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為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甚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注云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据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行文

注為篡奪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為伯討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為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勝非禮故略之疏注

日至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勝者即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勝晉人來勝

齊人來勝傳云三國來勝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為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日者為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

疏鄂本奔作葬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

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

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疏

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

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其中必有美焉者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

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
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
為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為憂國出奔
但不以為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大子肥殺
華元華元奔晉又異
注言歸治無惡○舊疏云即桓十五年傳例云歸復者出
惡歸無惡後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
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
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
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
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

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為其擅

其族也之義

注去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
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
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于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

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

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而為人鱗朱向帝魚府皆出桓
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
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即蕩澤故世家
作唐山唐即左氏之蕩也

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為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

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孤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

處父則孤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
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為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
殺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
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
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鮪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
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為吳師以略吳疆
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為重鎮今江南鳳陽
府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
世本日鍾離贏姓也應幼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
為縣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
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
時鍾離應尚為國若已屬楚不得會其地矣

曷為珠會吳注据楚不珠疏注据楚不珠○即傳二十一年
曹伯會于霍是也

外吳也疏繁露觀德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
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珠會吳亦珠會貴賤不嫌辭
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

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
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
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為外也注据襄五年不外之疏注据襄至外之○襄五年
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人薛伯齊世子光美人鄆人于
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內其國者假魯
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摠下上言之

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
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醜而

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
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

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

其實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匈奴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當時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即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即假魯以為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襄滕薛來朝則襄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在齊侯獻捷亦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也故傳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從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於王白事於王是也

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事聞豎本土誤士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為京師故以諸夏為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摠下上言之辭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睨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摠

下土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即億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

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矣○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虛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醜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尚未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据大一統疏注

大一統也○即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編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注當至治之。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虞虞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傳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

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殊也通義云此春秋為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靡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聞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朱。見論語衛靈公篇今本無于孔子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通書傳略說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康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言子為諸侯之長而為正誰敢不為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篇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為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即由近而及遠也

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

許遷于葉疏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

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遷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

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

冰脅木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疏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晝冥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間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

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曹也憲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

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公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鴈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兵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連至也與何邠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各說按

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氣部氣祥氣也从气分聲霧氣或以雨則氣霧一字釋名釋天氣粉也潤氣著草木

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氣霧字異也穀梁當以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冰

穀梁當以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冰

穀梁當以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冰

是不必以冰為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木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蓋震為木震為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為叔孫僑如出奔刺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冰脅木象公為晉所恥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

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包

慎言云四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

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

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

然隱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

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

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

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婁子籛籛卒是卒於文公

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闞闞卒是日於襄公也

籛籛闞闞皆名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已見於所傳聞世

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

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

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

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

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原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

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

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

重故十七年復食疏見餓殺尤重云閩監毛本尤誤猶鄩

注是後至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

本餓作弑誤尤字與此本同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
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舊
疏引春秋說以為厲公殺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
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
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
敗楚鄭于陽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為四月二日
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為四月二日是
也
注故十七年復食。即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

治故陰代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午本六月
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盡晦謂此
注此王至代陽。闕文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疏杜云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澤波水合水出陽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
于鄆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鄆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
鄆陵舊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
川郡僑陵即杜所本續志作馬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
志陳留郡有鄆應幼曰鄭伯克段于陽是也則克段之僑
與潁川之陽陵有別

楚子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據宋公戰于泓
敗績稱師疏注據宋至稱師。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
楚子救之鄭為主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
鄭附從僭夷善楚云能敗之故與使為主與獻同文

王瘝也王瘝者何傷乎矢也注時為飛矢所中疏廣雅釋詁
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體創曰瘝釋名釋疾病瘝侈也侈
開皮膚為創也說文疒部瘝傷也成十三年左傳芟瘝我
農功釋文瘝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
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為夷是也說文刀部刃傷也从
刃从一又劔云刃或從倉繫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
創為瘝即通俗文之體創為瘝是金創矣故注云為飛矢

創為瘝即通俗文之體創為瘝是金創矣故注云為飛矢

所中左傳史曰南國滅射其元王中厥目國滅王傷不敗
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
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王彥疏注据王彥。闕文

末言爾注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為重

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

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末吾禁也注末無

也注凡舉至為重。桓十三年注云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

重敗也又隱二年注內外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故

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繁露對膠

西王篇王彥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令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杜云沙隨

甯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甯陵

縣西六里水經注汲水又東徑甯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

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杜預擇地在甯陵縣北

沙陽亭世以為堂城非也

不見公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悉

乞師不得欲執之疏通義云不得為晉侯所見

注不見至執之。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

會晉侯將執公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
致疏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
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故据以難
注扈之至不致。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既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為行父再執與經不合

不恥也曷為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疏注据扈至序恥

文公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日順諱為善文也此反為得意辭故据以難

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為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

重矣疏注因公至諱辭也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

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為魯恥明不與童子為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淫通繆姜而謂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

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果爾則晉人信諸何反責魯大臣而為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衡為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也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為逆据以問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為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

士子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為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不當為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為然

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

曹何注据曹伯襄復歸于曹疏注据曹至于曹見僖二十八年

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舉國名疏注易故至國名。毛本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

其喜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

本纂喜時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

注据本纂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纂喜時故据以難

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

心于負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以起之

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

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

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於晉文公

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

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易故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

注据僖至京師。即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注不連至時錯。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歸于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嫌

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為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

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

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即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

言其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與內据臣子致公同

文欲言其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
本据喜時平國反之古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
時為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憂免其難非至仁莫
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
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
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善時能知尊王請
命春秋乃以王命隱負弱之罪也
注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
於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
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
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
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
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名惡當見是也

公羊義疏七之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疏左氏穀梁作若邱史

徒招索隱招或作若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
陳司徒招又名若招若皆以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若之
華釋文若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護者釋文
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若邱晉
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喪記云仁

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
何人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
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証
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
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德時錄毋
之變始仁之也即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

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
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
謂非仁者之言也呂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勅造孔
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
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
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
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
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人以仁其
立字二人為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
義也

曰在招邱悽矣注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

之辭疏注悽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悽矣釋文悽悲也本

蒼頡篇款款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為
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款之借也廣雅釋詁亦
云款悲也楚辭九辯悽悽增款離騷曾款戲余鬱邑兮是
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為象箸
而箕子唏款明通用也

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
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為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
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字為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
字又以作儿為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
云仁人也下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
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表記之仁者人也此
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衛風淇奥箋云謂
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
代公執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

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

無惡疏即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

會知其不與也

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
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
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

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注壞墮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僑如告卻擘有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

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會于沙隨是也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據何此執季孫為會沙隨時事

成公將會晉厲公注謂上伐鄭言謚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

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嬰齊傳合同疏校勘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昭熙本有晉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

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也字昭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是也

注言謚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借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為公請者也然則沙隨之會行父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無嬰齊

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叙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志公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邾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執莒邱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釋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

晰晰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

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疏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蓋鉄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

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為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功臣事立歸善于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代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引賈云書執行父舍于莒立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為傷痛文

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即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為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或為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已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奔齊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郟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

致者舉公至為重疏注行父至為重。昭十三年晉人執

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疏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

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

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单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疏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

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為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為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周单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

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

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

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為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為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

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

左傳疏引賈逵

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

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

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
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
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於午故於亥象為始
極於亥於象為坤七月為否天上地地閉塞不交之始故
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
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脩不可以
祭有司一人不脩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
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

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

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

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

齊戒自新耳注魯郊自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闕

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疏同按博卜

者廣博卜三月也浦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

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設成王幼少周

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堯成王以王

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

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

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

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即止以下天子

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

者固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月也然則公羊
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
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
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
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
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
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
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
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此自今以後
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

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
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冬至祭天
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
儒者見周禮畫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
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
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
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
然則鄭注所駁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
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
郊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
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
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
始也按何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
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
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
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
以為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
大路載弧觶斝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

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
特牲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
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穀而郊又云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
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論馬昭引穀梁魯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
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
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
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穀
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矣魯若
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
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
及耳其左傳之祈穀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
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証論王肅與
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
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至之月用冬
至之月耳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圜丘
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
三正與鄭元同於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衾冕家語

又云臨燔柴脫衾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著大裘象
天恭敬之美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
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圓丘祭皇天配
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圓丘之祭也衾以象天郊祭之
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圓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圓
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為申鄭反與鄭謬矣家
語王肅偽書不必引以相混也
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閏豎毛本同
鄂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
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
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
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即以其初郊
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
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
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又
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
所以先百神也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
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蓋何氏亦本
之公羊先師也
注日者明用辛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

辛為正也

注不郊則不日。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
三望成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
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

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

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

悼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

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月下疏通義云

明舊說以為用事于類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
焉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以卜从中字形相似
又涉上文而譌為用字傳三十一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
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
非禮是以下郊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為不宜用或曰
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云如

此說則分用與郊為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不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辭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即穀梁子之說而後郊謂卜中而後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即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月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鏗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以或曰用者為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郊特牲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

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

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斐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泮作類魯人在首句彼鄭注云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

滙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

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林名

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

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

漸天子則否矣釋文斐芳尾反又音配惠棟曰古配字讀

為妃故配林一作斐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

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

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

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

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

字或為郊宮經義述間云鄭注引詩所謂類宮也則正文

必不作類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類

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即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

學也詩所謂類宮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為郊宮當作字

或為類宮蓋郊宮即類宮故本亦有作類宮者後人多間

類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云郊為類又改注以從之而詩

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類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

所

謂

類

宮

一

語

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
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
宮安見非即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類宮之本與禮器疏
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類宮告后稷也義或然
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為鄭學者謂
為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小學在郊類
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
注九月至小也。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猶三望傳云猶者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
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
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
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月郊言也
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
物告牲之牲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
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
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
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續
漢志注引于室云展牲若今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
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誠是一日之
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

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夕不殺牲誠
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
事於類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
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証有據當從卿議公羊
禮說云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
郊不在廟何注告牲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牲非郊天而告
牲于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為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
牲於后稷此凡說也傳曰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
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
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
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知告后
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日告牲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
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云受命謂告
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牲也孔賈疏皆云卜
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十日告廟二次
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即以下日之時告牲則告牲當
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
其享牛求牛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為
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享牛不獨郊有
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牲何以不指類宮之祭而

必欲以為郊天之牛夕牲告於后稷乎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牲耶說文牲牛純色也郊特牲毛血告出全之物也告出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殺牲告牲又安有告牲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况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以况也漢法郊祭之夕牲告於壇不於廟尤其明証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于室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大祝吏牽牲入跪曰請省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將親祠車駕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証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設使郊牲必告廟魏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傳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為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牲又左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賈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

為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蓋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小祭此已郊矣無為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牲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了且告牲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

疏差繆略云營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注月者方正下

月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為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

疏杜云狸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

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

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狸辰
字左傳作狸服穀梁作狸蜃蜃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
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為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注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

十月疏注据下至十月○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

為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為十月十一日矣即

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為十月十六日左

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十

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

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卒此非十月分明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後如

於家大夫以布為輶而行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入自

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輶車葦席

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待如士禮書春

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

易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据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据昭

舍○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

孫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為公請除出奔之罪也疏

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純嬰齊有為公請之功功

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
與季文子之請同時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父代執晉

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為伐

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為退書

招止之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宜別無為請者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狸軫魯

地疏注十月至月也。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

注狸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

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

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

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為致公而

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為書叔孫舍卒

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爵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

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

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

隨會時即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

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

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也按沙隨會與伐鄭

皆在秋為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注許反為大夫即受命矣疏關文

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

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疏關文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

元志姜炭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

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

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

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滅舒庸晉滅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滅氏壽恭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為周之分星翼為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為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為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小小餘六十九月丁巳朔小小餘七十二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七十五九月丁巳朔小小餘七十八申為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為十五日定為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歷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矍且卒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疏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

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左傳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卻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至圍巢左

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越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卻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

正月見出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

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疏左傳引

應幼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
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
蒲作滿彼釋文云州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年表作壽
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篇
亦以蒲為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
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
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
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
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
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彼注云月
者非失眾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具於彼注又云知
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
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推之今年
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己未庚申為五日
也
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
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二月而死是也
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即去年殺三郤今
年殺晉童是也左傳以晉童嬖於厲公與夷羊吾帥甲八

百攻郤氏後樂書中行偃殺晉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
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
甚矣疏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於此發
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
杖眾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
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
不絕之世豈不難哉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
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
乎晉厲之妾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
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即國中也即謂殺四大夫事
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
也淮南子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威行四方而無所繼遂合諸侯於
嘉陵氣充志驕淫後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
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
行偃劫而出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
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樂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
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
通義云寶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吉日者舉眾弑詞
則失德已明

宋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

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

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

書者其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為

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為西楚霸王時號江陵為南楚陳

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水經注汲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

即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

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地魚石於彭城是也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

彭城故東楚也

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為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

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此注者決昭二十一

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蕭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

楚伐彭城納采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

成之而還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

也注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入有惡魚石出奔直為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日出無惡

也今犯魚而入故為入惡從犯君錄之按傳元年傳君則

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又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

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下有起此脫

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

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園疏范云築墻為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鹿為地名者朗園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園矣又為也注刺奢秦妨民天子園方

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楊疏引徐

魯先有園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泉亦是譏也

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秦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

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

此語詩大雅靈台云王在靈園毛傳園天子百里諸侯四

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

園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園方

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大乎民猶以為

小也曰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

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

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似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

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毛詩傳作三十里

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

子園方十里伯七十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

之誤非楊氏所据有異本故浦氏鐘据公羊注校改也經

義襍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園者天子百里

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据孟子稱文王園七十里寡人園三

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

皆言文王園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

三即五字之謫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園方百里寡人之

園方五十里故毛公据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閭

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

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

里次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為離宮

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為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

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

之說未足為三十里之証公羊傳疏以天子園方百里為

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園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園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為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園乎當以此注為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己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

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段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為宋誅魚石故善而為信辭或喪

盟略疏杜云虛打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

云今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

